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七

臣道類

蕭　淳　主上新政日隆臣下積獘未革疏

翁憲祥　撫按交代當嚴正郎出差非體疏

萬曆疏鈔卷七

臣道類

釋羣疑懲積蠹以明臣紀疏

余懋學 南京尚寶司卿 萬曆十三年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伏惟　皇上躬上聖之資秉好問之哲頃者徒步南郊召見輔臣即成湯桑林之虔帝舜勑天之義亦不是過此誠明良千載之遇恩臣思奮之秋也乃二三臣工不畏公議互相攻擊虧國家之體傷天地之和臣竊傷之　皇上有敬天

勤民之恍而諸臣無集思廣益之實 皇上有側身
修行之念而諸臣多淫朋比德之私 皇上以萬姓
之心爲心諸臣不能以 皇上之心爲心諸臣角立
於下 皇上孤立於上可痛也亦可憾也夫蔡系周
孫愈賢逆探李植求形之惡而肆行排擊江東之羊
可立又預憂諸臣未然之禍而亟爲論奏植等既指
諸臣爲邪諸臣又指植等爲邪是小隱微毫釐千里
然謂植等爲邪百八而百不信何者彼所除者君側
之惡所發者罔上之奸未有顯然之過而遽冒不韙

之名其論不足據也謂攻植等爲非邪百人而百不信何者彼所攻者爲國家除大奸者也爲天下誅亂賊者也今大奸尚未正法而植等先被惡名内之懷報復之私而外之來讒賊之口其迹有可疑也臣竊揆之諸臣與植等之不能相容其故有二其一張懋修王之鼎等冒竊科名考官陸檄稿應科等相繼降謫人心稱快然自其一臣外同時典試諸臣聞有乘機通賄者亦有狥私用情者人言嘖嘖雖風聞未必盡實而彼衆不無疑畏此可疑也其二張居正奪情

之時大臣科道交章保留獨吳中行等奮不顧身以明正時之大義正萬古之綱常今居正殛死而中行等起用一時保留諸臣爲首者雖被斥罰而聯署者寧無疑愧此豈疑也至疑蓄於中而百妬生於外倖釁者因之以乘間速化者因之以搆讒諸臣之隙愈深而讒賊之口愈肆是非倒置賢否混淆此詩人所致蒼蠅之刺而帝舜所以毁殄行之塈也臣嘗以爲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當嚴嵩濁政之時中外諸臣鮮不依阿濡忍以苟

富貴即大學士徐階號爲賢者亦且唯唯奉承深自
結納後來當軸輔政舉嚴嵩之弊政而盡掃之舉嚴
嵩之弊人而盡更之世道人心翕然丕變故天下之
人俱稱階後日之功而忘其前日之失何也彼以爲
始之遷就其間者養其身以有待也後之撥亂反正
者奮其身以有爲也均之乎爲國之公心也居正擅
作威福壞亂綱常亦不有謇諤之直固無以伸大義於
一時不有唯唯之容亦無以斡元化於今日居者爲
社稷之守行若爲紀綱之僕人亦孰不諒其心之非

苟富貴而圖後功者今世道大明聖主獨斷則洗心滌慮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時矣乃猶嘵嘵不置潝訛成風異者曰居正之餘焰不可不盡滅也游七徐爵之罪不可不亟正也同者又曰居正之簿錄已甚爲之求增結也會省吾之賍數太溢爲之求減追也夫是非不兩立賞罰不並施居正省吾之功罪昭然在天下處分在聖斷其屢言而不置者固爲深求其違衆而稱冤者尤爲曲護前日之依違猶可言也今日之曲護不可言也夫罪人未除無故而攻訐發之

臣後來誰復敢觸 陛下言事者建言諸臣一網打
盡即有一二偶遺亦安得不懷疑懼今日中外臣民
皆曰馮保且復進也張居正之官職且復而其子且
復起用也游七徐爵之罪且復脫也彼誠見近日之
迹可疑而遂以爲信然此誠社稷安危之機天下治
亂之判人心邪正之辨不可不早見而預待之者也
今江東之擢爲太僕少卿稍足以解四方之惑然吳
中行之請假沈思孝之乞罷是非尚未別白則邪正
安所適從自古未有薰蕕共器議論兩可以爲治者

是故欲正人心在明國是欲定羣議在釋羣疑臣以為陛下今日宜渙發德音明詔在廷諸臣已往之愆不得深究將來之惡不可逆探諭李植等當居寵思危不得怠於宦成以隳晚節諭科道官當大心體物不得過於苛求以傷大體俾植等無疑於諸臣諸臣亦無疑於植等庶幾和氣薰蒸庶明勵翼都俞吁咈之盛不在唐虞而在今日廟堂之上矣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衆言淆亂當折諸聖植等三臣陛下所親嘉其功而擢用之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嫉之

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詎敢與之爲忤乎臣見其
姻連肺腑身胄不避而諸臣輒擬之爲王佐者以彼
視植其人品高下何如也詳於未定之人品而媚於
已著之好惡輕於攻　陛下之所用而重於薦政府
之所結此其心之公私邪正天下自有能辨之者方
今發言盈庭民聽滋惑惟　陛下以大義斷之則一
言而民聽不惑國是大明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之謂也臣　又惟天下之治亂
係庶官庶官之表率係朝廷今日庶官之蠹相沿有

十而貪酷不與焉臣請究言之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之道也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引以爲輔導之功一事之失輒推以爲挽回之難其於善則稱君之義謂何此誣上之奸其蠹一也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夫命討大政天子猶不敢自專而歸之於天而況人臣乎今中外臣寮一有進用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銓曹則曰我所推轂也文選又曰我所推舉也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國典之謂何而因以爲

市此招權之弊其蠹二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陛下天縱神聖羣臣莫及然且虛懷納諫有順無強言內操即止內操言織造即減織造乃二三大寮稍有違言輒奮袂攘臂怒目而視夫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已則不受善言而往往望明主之受諫何藏身之不恕也此諱疾之失其蠹三也記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人臣之義要於以天下萬世之心處天下萬世之事而已無與焉今中外臣工往往探上人之意向而

不顧公論之是非論人則愛者錄之憎者攻之行政則喜者舉之妨者罷之蓋自張居正當軸以來爲然而今日恬不之變此承望之私其蠹四也傳曰君子和而不同是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夫君命可否猶不可同而況臣下乎今當路有一手持則羣工轉相倡和上者惟予言而莫之違下者惟其言而莫之違不是者則羣詬及之上下比同具曰予聖蓋寧敢於忤天子之命而不敢於違大臣之言失今

不圖鼠將爲虎此雷同之弊其蠹五也書曰明四目
達四聰是以古者諫無常官我國家舊制亦許諸人
直言無隱近日部屬諸臣每有建白輒加沮抑一則
曰出位二則曰越俎沮天下忠臣之心長奸邪壅蔽
之漸此阻塞之奸其蠹六也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又
曰勿欺也近自張居正擅權蒙蔽主聽道路以目
皇上毅然罪之宇內肅泰生乎居正之後者可以戒
矣乃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原任刑部尚書某者公
論不齒近日忌斥大快人心顧連章累牘爲之申雪

將謂日月之明可以一指蔽乎此欺罔之奸其蠹七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記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巳巳之爲害小之傷共濟之忠大之債國家之事近日中外臣寮或大臣自相攻擊或言官互相詆排或南北交相瀆奏始之以自用之私而終之以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始之者一綫而終之者滔天則勝心爲之也此爭勝之獘其蠹八也衰世好訐將由惡終臣先年建白末以此事爲防

迨于今十有二年而此風之滋日甚一日言及大臣
則誇伊傅之復生言及中貴則誇小心之翼翼言及
邊帥則誇召虎之復出言及有司則誇卓魯之再作
上之結歡於大臣而下之求媚於屬吏內之納交於
近侍而外之遺賂於邊帥　陛下不覩張居正之在
事乎上書者不曰伊周則曰舜禹不曰精忠貫日則
曰純德格天乃今權奸逆黨唾罵不置彼一人之身
而忠逆乍異此無他由居正好諛而讜論不聞也假
令居正斥遠諛佞進用忠言前雖無舜禹之阿後亦

安得有奸相之罵哉殷鑒不遠巧言如簧臣恐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諛佞之弊其蠹九也孟子曰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是故天下不患無喜事之臣
而患無任事之臣任事之臣智也喜事之臣鑿也今
兩京大臣固多老成邦慮爲國遠猶然亦間有自負
時流勇於自見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受詞狀
不思治有定體乖之則民慢政有常經拂之則民違
彼荊公之新法何嘗不曰利國利民哉卒之法行民
擾而荊公蒙不韙之名者則以拂經而乖體也而今

臣一二大臣實似之長告訐之風乖治理之常其防不可不預也此乖戾之失其蠹十也夫是十蠹者雖不至如貪吏之浚民脂酷吏之戕民命然貪酷之害止於一方十蠹之害流於天下貪酷之禍顯而易見十蠹之禍隱而難知易見者稍知自愛決有不為即有犯者國家猶得以官刑治之若難知者其心或私其迹似公即賢人君子有不免誤以為是溺其中而不自覺焉國家以為賢人君子也亦遂以其所為為是而不加察一倡羣和上好下甚其流之弊不至於

毒天下禍人心不止也記曰百官者萬民之表也大臣者百官之倡也大臣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一於正而天下治矣此今日之所當講求者臣先年以言事觸忤張居正居正即欲甘心於臣賴陛下聖明臣得不死後居正乘臣鄉里私鬬移書撫按欲以中臣致臣於死賴撫按諸臣秉正自持臣又得不死今臣幸蒙起廢洊陟卿秩中夜思惟天恩高厚凡昔者不死之身皆陛下生成之賜何愛一死而不勇往圖報以答涓埃之萬一哉今臣雖脫言責

然效忠一念猶不能已語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
今羣疑積蠧中外臣民無不知其當釋當禁而卒無
有以其事言者得失患於中而積威刼於外如南京
吏科給事中劉一相者固世所稱敢言任事之臣也
而吏部出之為僉事自一相去而天下益箝口卷舌
矣知之者既憚而不敢不知者又肆而無忌 臣 而不
言誰敢肯為 陛下言者 臣 感恩圖報鼎鑊不避乃
若名位得喪則已付之度外矣

題別大臣年力才品酌定去留以風臣節疏

陳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十月

臣伏覩近日章奏兩京卿二大臣有以七十引年及衰病乞骸骨者間多懇切情見乎詞皆仰荷明旨慰留槩未得請夫國家之事多得於老成持重之臣而失於新進喜事之少年茲者皇上愛惜耆舊任用老成誠圖治至計臣民何容喙顧臣待罪禮科得以禮人言臣七十而引年致政禮之經也三代而下幸由無改豈盡以精神衰憊令得弛負擔息肩於垂老之

年已哉良亦以上足之分咸或當如是進退之間固
人臣之所由以明節耳今大臣之中以衰病引年者
固亦必盡然要之其說有肆有分甘恬退性淡聲華
爵祿不入其心肯決於高蹈遠引以遂其志者上也
有度可而進知難而退量權審勢其於出處去就之
大閑斤斤然繩墨守之惟恐萬一有踰而喪其平生
者又其上也又有年與時馳意與歲去立身行已誠
無可議而自揣其精神力量不能鼓舞恐負任使於
淸時者次也其或有年力近衰而志猶存然先曾受

人譏彈吹毛而求其疵洗垢而索之瘢義不受辱者又其次矣凡是肆者皆不能久安於位往往期於一去以明其志蓋亦以大臣進退之義臣子立身之節當如是已矣夫國無老成人誰與共理　皇上於四者之中槩循其請則國空虛固為不可但暮齡衰態難於臥治畏譏憂讒紛以生嫌此其為獘尤不宜因循歲月者獨不當稍甄別之而量為去留乎　臣願
皇上由今以始於凡卿貳大臣有以七十引年及衰病陳乞者除碩德偉望素孚人心朝廷之委任獨隆

而其臣負荷爲特鉅且年雖七十神精未衰義不容
苟去者簡在宸衷特旨勉留外其他委任權力不同
或年果逾例或病非矯飾俱以勅下該部從公覆覈
慎加甄別察其年力才品宜於休致酌議上請許令
致仕一以優耆舊之高年一以全諸臣之末路庶幾
國體臣節兩無虧也或者謂其廢大臣皆採諸輿論
晉用未久不能輒罷臣竊以爲不然夫遺逸諸臣向
當伏居巖穴之時韜光晦跡進不干主知退不飾時
譽　皇上一旦嘉擢寵以不次之遷拔茅連茹風聲

所被已足以示天下趨向之路矣向以未老而休其
用今以既老既病而聽其去刻印銷印總歸無我其
於國是曷嘗有所損耶矧潔謹清修之士在朝固可
廉頑立懦在野亦能振世厲俗歸之林莽使賢士大
夫有所造請而矜式後生小子有所考德而問業則
表正鄉閭未必於盛時治化無少補焉臣竊夭何取於
窮其力斃其身而後已也　皇上誠擇其年力已衰
器識最賢者禮而去之如漢之於二疏焉既去之後
而問存遺與間或選擇行以示尊異則進退義明不惟

沐浥之晚節可全而禮教未有臣下有不敦節行廉
恥以事其上者未之有也臣愚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上下嫌疑橫生乞申諭以昭臣節疏

趙標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惟人臣不以名飾相砥礪不顧國家之利害而選耎闒茸濡羣枉之門者是爲不忠而無益於國者也人臣過以名節自矜詡不顧國家之利害而誇張揚厲招衆多之口者是亦不忠而無益於國者也顧前之弊多出於愚不肖而後之弊則多出於賢智夫至於賢智而國家卒不賴其用此臣之所以獻欷太息而與憐才之嘆者也頃該吏科都給事中員缺吏部

以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具疏力辭命下部議及吏
部具疏辯列頗干 聖怒賴閣臣申救量示薄罰此
蓋起於弘綱一念之引嫌避疑事遂决裂至是從此
以往臣展轉反思難於歸結嫌疑之誤國誤人乃如
此臣惟弘綱之始辭也豈不以前是科臣以議論不
合而去吾固非希冀苟合者吾安得而不辭臣以爲
辭之猶可而設語寄傲深文巧詆既託志於霄漢之
上復銳意於毫芒之內睥睨凌厲之態與駕馭籠絡
之術互用而雜施是豈其雅才妙思藻繢簇於筆端

良工獨苦抑宦成名立得失横於胷内金注乃惽耶夫天下君子小人各有操趨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欲爲君子不得不抑小人欲扶持正論不得不排息邪說以弘綱之聰明才識其於時事人品豈不了然五内而顧辭非所辭讓非所讓是何視已之名節若掌珠之不可輕毀視朝廷之名位土苴而可輕授耶是何沾沾自喜縹緲如雲際鶴而又勞勞自營局促效轅下駒耶且天下人情不甚相遠已處其清人將誰處其濁已處其察察人將誰處其汶汶此以涉

形迹而去後來者將必復然來者踵故套而辭繼之
者又必復然覦紫薇青瑣之司爲納汙藏疾之藪甘
虛位曠官之罪爲傅名擅節之階此果公耶私耶有
益於國耶無益於國耶矢爲臣不易涉世實難如我
爲君子而人即以君子待我以君子之境處我以君
子之事任我明白坦然作一君子則硜硜之士可與
能之唯夫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措躬於可淸可濁之
地行已於多疑多懼之秋而能蹧試輒效百折不回
言之曷不浴而自自蓮出泥而不染乃爲大雅卓爾

不羣嘵嘵朝廷亦何負於人苟有心爲國卽薄宦者
可表暨汗地鄒疋明心夠都諫重任冠冕省垣彈壓
百僚主持國是得其志則秉公奉正而行不得其志
則抽身潔迹而去光明正大何嫌何疑而乃視之若
浼畏之如虎而竟爲朝廷貽一難結之事如棼絲也
臣以爲此皆崇辭讓之虛文昧當官之實節成一巳
之浮名貽國家之大累正所謂人臣私便身圖而爲
國家謀不忠者也伏乞聖明大加申飭以後再有
踵前獘套者必罪勿貸庶人無擇官而事端可塞矣

然此之言明臣飾也抑末也至如人君所託重而恃
力者唯相所分任而責成者唯百官今宰執未敢信
皇上百官未敢信宰執上下疑沮何以圖治臣以爲
宰臣欲示信於百官不必其用人行政盡與己合第
在開誠布公答慰羣情耳皇上欲示信於宰執不必
虛言縻文曲全體面第在諫聽計從助成德美臣復
觀數年以前苦才難今日殊患才乏前日之人心喜
議論今日之人心厭議論蓋亂而思治人情大都即
如頃者輔臣交泰之疏一出大小臣工懽忻鼓舞咸

快心拭目願覩蕩平之盛從前囁嚅何啻冰消霧釋也柰之何前愆方蓋後隙復生補漏中流已屬太晚亡羊岐路何所適從然事體之儘難調停唯今日小隙之容易補復亦唯今日蓋人心至平錙銖不容加減爲今之計急當收拾人心欲得人心急當收錄民譽況今省掖員鈌太多一二名流曾居都諫惜其正當驅馳之年永棄麋鹿之羣若下尺一徵書俾之单車就道庶人望旣歸羣議可解與輔臣前日之言正爲一律今日之過可以相準人心之離合聚散關係

於此舉匪渺小是在輔臣極力叩閽　皇上俯心降札而已如自此此之外更求别術即令盡心躊躕不免勞費講說臣愚睹輿論之沸騰恐因小而捲大幸迷途之未遠願求是以懲非草茅之愚策是廟廊之忠告耳臣一得之見不識忌諱伏惟　聖明裁擇

主德日照臣職宜恪疏

汪若霖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最駑下自列諫垣伏睹聖明在上乘陽佈令與物同熙行善如流剔弊若掃九重之內毅然澄斷如日月中天自古帝王令德永圖曠然未有者矣顧 皇上宵旰自勤而臣下悠悠莫肯夙夜非忠也 皇上灑濯以待而臣下因仍不精白以承休非義也俗流寖失其初情勝遂乘其便人各幾倖事每叢疵有君無臣之世 臣竊痛之臣戶垣也宜問天下登耗損益

之數而大學絜矩爲政則理財用人實相經緯敢䟽
其槩惟聖明裁察一曰恤民則課吏宜嚴頃者 皇
上停征肆赦蕩然與天下更始至仁也臣竊謂上實
有澤而下不必究也夫天下非無循良之吏如龔黃
其人也然而名實有不相應者矣棘催科而勸課則
荒修文法而愷悌則薄甚之則虐焰張矣夫朝廷用
一財必經會計焉黷吏者直恣谿壑耳不問鬻妻賣
子也朝廷刑一人必加評伏焉鷙吏者直用鍜錬耳
不聞坐諸嘉石也迨夫雜流賤秩去民逾近朘民逾

深坐嬰兒於虎狼之側無不盡者夫監司者糾令守者也法非盡術也狷聽相伺乃有付之不知者矣即知而不盡以聞之撫按也聞之撫按矣又未必一一覆其章彈也且夫犯贓法以千百計人無辜而死者累累矣然而率從量調重之乃得廢斥耳間有奉旨問者又轉展而釋出耳彼沉冤幽鬱之珉安有重繭而叩閽下者哉盜起亂滋誰執其咎而監司者方且人薦人升罕聞黑白地如傳舍官類飄蓬將焉賴之且夫綉衣直指之使風行雷動實儼天威奈何令其左

右易而以免代行簡書之不尊妖瑕之緣起則必自此矣故紀綱必張德澤乃降若吏貪酷宜追比如律間擇一二監司以示激揚民其有寧乎昔人有言詔書掛壁奸吏到門臣正爲皇上今日浩蕩之恩不可負也一曰制用則經費宜審須者皇上酌盈濟虛與部臣持籌而議至核矣臣竊謂守財之姤而不察其變終於貧困也今天下獨苦邊餉爾太倉歲入四百萬而竭歷輸九塞以爲常非制也國初筍民屯矣偶告急則議京運未有放濫如今日者也夫蓄久非

數警也影占逃亡之數〻甚夥也不可淸乎民屯宿
逋與夫地荒蕪而不治者不可問乎迺餉臣常以節
括報功矣六可以其數相抵論乎類造虛章何關實
笙〻走取國家膏血外啖虜而內媚要津貴人以餙歡
背京營十萬詭冒单虛安可窮詰不謂國家以全力
注封疆翻成積釁也河上之役幾同塞下頻年璧馬
棼然動經百萬今邑勉輻輳又八十萬民間調發更
不筭此非可數數常試也語云不大費者不永寧不
知朱旺口可保百年無事否夫漢天子不能具鈞駟

以為詘豈有　皇皇帝廷蕭然環睹而可姑寢閣者
千萬之溢估可更諸廠之滯材可問仍以浮稅半資
加鳩僝焉漸之歲月何為而不成且夫一役之興內
外胥隸張口待飽商人匠卒乘而為奸蓋以資量工
十不能五此何例何梗不可劃然剗刷也天下捉衿
露肘之日人臣隨其所在固宜愛惜以費成節因節
求生如蘇軾所謂毫釐而往莫不有益安得避怨襲
謗以亘吳玄之患遺君父哉天下事患不能任
耳趙充國金城便宜一再上而竟得奏功陶侃竹頭

木屑綜理不遺古人大畧如此此何可誘也二曰任官
則愼濫宜痛頃者我皇上簡用臣工惟日不足則恢
乎翕受敷施而羣臣竊謂今之歷服而冑寵者當自
取也夫任人與變主孫懸巨黠與老成易涸方今內
外大臣豈無重乎計典稔邇公評而尚雍容在位者
朝廷馭貴大臣有禮矣即有斥摘不遍謹阿亦曰堯
之於鯀將姑試之奈何猥自顧迷乎夫大臣者亦知
蔡恩之不可終徼也不能不彌縫以曲飾之而又終
怵於衆歪之莫我也不能不廣邪類以陰固之既狐

媚而兎營金鴟張而虎貪高官大爵傲然據以爲藏
身之窟而世俗悠悠方且姑息相蒙轉增華膴此何
可以風天下也唐德宗以不覺盧杞爲恨宋臣夏竦
斥而百官庶民莫不相賀豈細故哉夫國家不惜延
賞以報功臣其非常耳乃今循例虛張罔稽實效澌
已點于爛羊賤錦衣乖濫稗至有挾貲而崛起者可
爲愕然且大以貲入官非國家之利也年來用訓例
紛紛人競奔鶩既梗銓路亦穢士風夫小民一金至權
皮骨豪人富屋視巨萬如瘢疣耳乃今目白丁明日

青綬流品淆溷奸慝蓋藏朝廷曾憑藉幾何而令其持券負債溷姤無窮也夫用人如汲水然濁浪不淨則清源不來一曰謂大臣有曾經公効自衛物望者亟宜開共進賢者路是後主爵不得列推而遷功宜核實納宜裁則聖人所以惜繁纓之故也一曰廣言則直氣宜振項者　皇上亟補臺諫諸臣即闢門建鐸不加勸奬拒竊謂臣余不昌言以報　皇上者大負也夫忝科末之道寔非崇也然職司封駁義重糾彈請劍埋輪肅清中外其誰于之年來時當齟齬人何

淺深一有指斥輒怒囂辯而言者皆受其偏輕之勢
此何體也夫白簡奏事例許風聞將折奸於未萌亦
銷釁於方張豈備兩造之紛紛哉即事偶覆盆尤當
扉葉安得肆焉及辱甚且訴詆之又甚且詛呪之諫
言雖卑與宰相等矣以皇上實耳目之而授之言矣
并仰斯乎是何太無人臣禮也夫是猶請自上裁者
也若謾詞覈詰揭揭報章迹類匿名術同射影置之
則梟聲已仍按之則鼠首無端公托朝廷行其閃爍
此何法也蓋有黠吏制上官流言撼風紀旁猜橫議

無翼而飛朝廷是非之權番若在下倒持若此何怪
大猾之縱容乎歐陽修有言諫天子則易言大臣則
難其機如此可爲扼腕願自今天下公議一歸臺諫
言職不舉者有罰即例推之典時宜振飭而大臣被
劾一聽宸斷苟非公事不得辯言以傷國體此所以
重朝廷而肅威福之大柄也臣草野迂狂不識時務
謬謂天下盛衰之勢泰否之機隱括如此 皇上遠
照穆清斷然不惑力回世運實逕天庥惟是獨運爲
勞久敝宜振天下豈無刻意制節之臣而已竭之日

徒飾何補天下豈無小心守法之臣而已敝之法即
守益棼清議不行賢不肖相貿天下大勢如人患痿
元首自強而耳目手足相視莫起可爲太息春秋紀
年以元本仁施義賞罰惟嚴而復以調元責之宰相
周宣王蹶然中興之業實藉仲甫詩曰肅肅王命仲
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夫古今人豈相遠
哉伏乞
皇上明睿斷特諭一二輔弼祇令共之大義
察時勢之所極提領振綱盤然擘畫天下黎庶如何
帝康國家物力如何可常足中外臣鄰何以甄別激勸

俾無異議仍嚴勅部院諸臣各靖乃心以率厥屬要在釐奸與墜一稟舊章使四海之內醇固精明邪氣不作 皇上高拱而競祖宗無疆之烈豈不偉哉正始初正萬物發陽之會一王布象之初懇惟
聖明留意

臣丁積弊醞釀多端乞申飭以保治安疏

吳邦耀户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觀之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元首明哉即繼之曰股肱良哉蓋后之所以爲后者主於操操者秉威福以獨斷功罪昭然而不可欺則元首明而百工有所禀令臣之所以爲臣者主於守守者盡職掌以分勞典章確然而不敢亂則股肱良而一人可以無爲我 皇上負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爲之畧原自可以上追堯舜下邁禹湯茲者值元孫誕

育之期　聖母崇號之際嘉謨無待於人告宸斷特
出以推行補臺諫之缺則闢門之典也甦冤滯之獄
則解網之恩也罷無用之開採則投珠抵璧之風也
眞可謂克艱厥后矣而克艱厥臣者尚泄泄然未見
其蓋眞可謂元首明矣而股肱良者尚茫茫然未見
其効臣不克艱則后獨任其勞而令共之誼廢股肱
不良則元首獨受其弊而叢脞之患生臣請以向來
積蠹之因與今日袪蠹之策爲　皇上畧陳之惟聖
明垂聽焉　一曰法紀陵夷法者天地可與並立列聖

之所申明臣工以此爲功罪之衡　皇上以此爲賞
罰之案顧小臣止司一示法之職務曠官者得以據職
而糾邪大[illegible]貪握萬法之機權徇私者多至乘機而
[illegible]柄紛更喜事而亂政固以撓法而法窮曲順人情
以爲常亦以不盡法而亦赦令日紛更喜事者雖少
曲順人情者頗多輔臣擬旨必下部院之議以爲公
而實欲分其責部院議覆又藉撫按之勘以爲據而
因以相其機大者如此小者何獨不然近者如此遠
者何獨不然徘徊於歲月之間授受於文移之內掩

藏粉飾何所不同久而兩請上裁終是含糊了事若
遇事復決裂又勞聖慮焦思揆厥所元賞罰不斷若
盡法者必賞撓法者必罰授意者不許開調停之路
受事者不許越規避之門勘議不當即坐勘議者題
覆不的即坐題覆者任八者責之更重職近者罪之
必加則公令昭而事權一人人皆精白以事上矣一曰
人材揉雜人之生才原為世用若其無用何取於才
才而真也即一言一策之微能亦裨實濟才而不實
也縱掀天揭地之美譽止是浮名近者流品之擇不

精眞僞之途易混賢者無異於不肖不肖者無以異於賢奬冠垢服以爲高而未必其明於大體揮霍大言以爲任而不必其確有成謀俯仰周旋隨機便發以爲通矣而過於酬酢者或窒於當官深匿韜晦緘默寡言見爲密矣而密於持祿者或疎於習政平居畫諾猶可避譽而苟容有事則勸必至周章而失據臣以爲莫若以其人責其事以其事責其功司銓衡者則覩其黜陟之公司錢穀者則稽其出納之當司典禮者則考其損益之正司兵戎者則核其簡練之

精司刑法者則察其兩造之孚司水土者則審其四
民之利待之各適其分用之必盡其才實心任事者
見庸虛辭飾聽者不錄則人各爭於其職而朝廷得
真才之用矣並一曰名器濫觴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
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私昵豈必皆朋黨比周隱
[illegible][illegible]惡德豈必皆傾危險詖紊亂朝常但係用違
其才地非七[illegible]僅舊章未合物望未孚便是私昵而官
惡德而爵授之令日此實屬階高膴清華之班蘊崇
穢惡金吾保傅之秩習長姦欺牛驥同皂薰蕕共器

遂使英才短氣豪傑灰心冐得者雖自以爲榮有志者實羞與爲伍況錫予不重則名器反爲之輕名器既輕則朝廷亦因而不重臣以爲莫若持慎重之典杜倖之門德懋者斯懋之官功懋者斯懋之賞則馭臣之柄操之自上而人知所勸懲矣一曰士風頹靡人止一精神不盡於官常必圖其私便人孰無交友不引進乎正必湊集乎邪若今日之養交乃將來之大害座主之外復有座主門生之外復有門生分黨與不念朝廷戀崇官不顧廉恥或露正直之概於

僚屬而輙熟於要津或恃營窟之固於深交而誹詆乎諫職頻顧已墮之甑則不難犯上言德政之條與燃已寒之灰則不難受貲郎納粟之請將來必至計典可以逞臆而廢要地可以引例而求迄今不匡竟何底止聖心洞照必所鑒知大小臣工亟宜嚴勅如有[illegible]一其下背公植私敗檢營官決闌希進將朝廷官秩做自[illegible]情毀自己官常受他人請託者容臣等指名參奏按國法重處無使盜名盜位之徒得藏奸而漏網則比德之風泯而惟皇作極之化成矣四

者在臣工為牢不可破之病在廟堂為必不可緩之
圖機括存輔臣必任怨捐私斯可祛因循之習事宜
在部院無門例破法遂至扇苟且之風同寅協恭二
公一悳分猷共念濟濟師師何憂咸熙之績不成而
公平之業不奏也若徒坐 皇上之宵旰圖維鉅細
經慮而臣工乃高談坐視虛竊寵榮豈為后者當任
其艱而為臣者當享其易哉豈卒作興事獨責之元
首而慎乃憲顧不屬之股肱哉區區末議仰贊 聖
明懇祈採納施行世道幸甚宗社幸甚

聖政維新臣職宜舉疏

王基洪 江西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以蓬藋之士濫竽仕籍三年作養二年候補竊見政事日非民生漸促人心搖惑士氣銷靡臣謂天下事從此蓋不可知矣不謂天啓聖衷一旦幡然悉更弊政永新令圖閭閻有擊壤之歌士類有彈冠之慶此社稷無疆之休聖明不朽之業臣即叨受新命予以言責亦惟仰賛盛美共歌太平何敢掇拾浮言塵瀆聖聽顧君有美而不能將順者非忠臣有懷而不

能獻納者亦非忠臣之區區以爲更新之道固在拔本塞源尤當改絃易轍今有事勢狃於積習人情安若固常日甚一日將至決裂其釀成之原蓋在下而不在上而轉移之機則在上而不在下敢竭愚衷臚列上請亦泰山之土壤河海之細流也惟聖明垂察謹奏

一曰員弁之當辨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得人之術在於知人伊尹曰王者得賢才以輔然後治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安民蓋國家之運非泰則否而人品非正則邪邪正之用舍國運隨之昔唐憲宗問

開元時則治天寶時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絳對以玄宗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圖治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及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奸邪分總要劇於是上下閉直言內則監臣誘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此開元天寶治亂之由也蓋用一君子則衆君子進而相與成其功用一小人則衆小人進而相與煽其禍然君子每難進而易退小人則易進而難退君子第一心為國甘犯顏色觸忌諱皆所時有且寡援也小人專以窺瞷為精神以結納為深計排逐異已

引用奸邪百計彌縫莫測其端故林甫之奸人皆知之而玄宗方欲高居委以政事盧杞之奸人皆知之而德宗方以為忠清強介更有一種未形之惡垢衣敝履依門傍戶外示清介內實依阿呼朋引類將至司升此山濤所謂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蘇洵所謂其禍不可勝言者也方今聖政更新內外臣工必且洗心滌慮仰荷聖明臣亦何敢泥其往事逆其將來惟是嫫毋利於昏鑑盜賊惡夫皎月恐大明當天而豈部尚在潛滋暗長後不可知此人才消長之會世道

治忽之關蓋左右已多煬灶之奸奸邪更饒要君之
術所為撤障蔽而折邪萌者恃有　皇上之明斷昔
齊威王以六石之毀而封卽墨以左右之譽而烹阿
大夫豈以　皇上而見不及此哉此臣謂賢奸之當
别也其二曰名實之當稽　祖宗創制設法立綱陳
紀有是實而後有是名未有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
乃昔之為政也緣實以成名今之為政也徇名而忘
實吏部職在用人名為銓部欲其平也繁簡難易一
聽之掣簽已非量才授任之意乃今之掣簽亦成故

事矣掩耳盜鈴夫先宗人以詐亦何以責其實心實
政之效哉至循資而用舉貢無華膴之階計日而遷
榮高惟時日之待殿最賢否漸覺混淆非所以爲勸
也丼循士卒將帥之任簡任將帥司馬之職乃大將
卑值至半萬其副總兵叅將遊擊而下率以秩之崇
[illegible]地之豈瘠爲定貲矣予者不以爲惠受者不以爲
貪較量權衡爭同商賈卽有志如良平勇如頗牧非
是物也不得望遷兼論講習簡練頻成故事試自京
營以及邊塞按藉而稽其部位之衆果能十得其七

否也漕河之役功罪不問大工之役貂璫是參水衡之金錢傾倒無餘司農之外藏搜括殆盡以天下有限之才填此無窮之壑悠焉游焉何所底止此臣之所為大懼也諸如此弊亦毎申飭未見奉行人情便於利己習俗視為泛常即有一二實心任事之人甫見更張已自騰沸蓋昔以法而制情今則以情而抑法康澄所謂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者此也此臣之謂名之當稽也其三曰賞罰之宜慎夫賞罰者人主礪世磨鈍之大權也唐陸贄曰立國之道

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是乎名器之為重也今日賞罰失其則矣而邊功尤其濫觴者蓋近日邊事惟務彌縫罔臻實效掩敗以為功彰一以成百自東征南討每事調停恩寵濫加人懷僥倖於是上下相蒙中外相濟機局一成牢不可破金吾世胄纍纍若若日積月累秩躋公侯夫六臣受國厚恩身躋崇階富貴已極乃上不畏天道惡盈之禍下不羞路人負乘之譏使紈袴黃口坐擁金紫豈敝袴以待有功之意哉以非常之

典等爲尋常之用則人不知榮以有功之人僅同無
功之賞則人不知恩至於不知榮不知恩則亦不知
畏朝廷激切之典不幾乎窮哉近又見科臣陳尚象
論賞以功征番之役兵部以此言其功吏部以此復
其職夫尚象原未同朝臣不知其素履第聞其以建
言去位則亦骨鯁者流也輸資助兵亦自急公之義
豈遂階之以求進朝廷用人自有黜陟之大典士人
處已自有進退之大節若以建言賜環自是堂堂正
正何以利爲捷徑得無令不肖者襲其迹而生心賢

者覩其效而深念乎其所關係世道人心良非細故
此臣謂賞罰之當愼也其四曰言路之當開夫言路
之通塞係國家之治亂言者所以防壅蔽而遏邪萌
也昔有諫鼓求謗之陳鐘磬鞀鐸之設至漢則求言
之詔無日不下宋則開言路之疏無日不上我 聖
祖臥碑一切利病許諸人直言是聽原不棄於芻蕘
當言則言許尊在於有位邇年以來災異頻仍至屢
聖慮脩省實政間至再三而該部條陳止以青衣角
帶苟且塞責及求言之節卒不及焉說者謂其猶人

伯以媚執政良爲可恨至臺諫則有言責矣掃門者餂甘於雖犬之吠扼腕者有鑒於仗馬之鳴奸黨日熾讜論罕聞夫始皇之時諫諍而死者二十七人而茅焦猶挺身以就鑊今欽皇上有包荒之度大臣無指鹿之奸而敢言之氣顧獨讓於叔世者豈古今之人如是其不相及哉蓋古之死者雖不得其言猶得其名今之去泯泯默默莫知其端如白瑜之以其潰泄而去狂王騏之以文諷也而去借事中傷捷如桴鼓天下之人觀此光景其誰不寒心而消萎哉臣觀

今之進言者指及乘輿者十常八九言及執政者十無一二三則言執政足自難其人矣乃言 皇上者毋苟優容言執政者必遭擯斥人懷畏懼箝默成風使天下之人敢於言 皇上而不敢於言執政即有大奸大惡 皇上亦何從而知之宋蘇軾有云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養猫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犬所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犬則言路固 皇上之耳目也可自蔽塞哉臣 又有說焉邇

來章奏大半留中人遂有疑其中格者聖鑒昭然萬
無此理而臣以為欲解衆庶之疑當立共見之法合
無令六科給事中日輪一員侍文華門將一日奏章
明開珠語總列一疏至晚奏上庶乎中外不隔人疑
渙釋而亦可以防壅蔽之患矣此臣謂言路之當開
也方今萬事俱弛衆志未肅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
衣機在廟堂間不容緩而善人者 天地之紀政之
所由孔子所謂為政在人孟子所謂急先務者蓋得
其人則名實核矣賞罰當矣言路通矣不得其人則

名實淆矣賞罰濫矣言路塞矣此又端本澄源提綱挈領之道惟聖皇上垂神採納焉

聖政光輔在人臣節砥礪宜急疏

沈鳳翔 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至譾劣猥蒙主上以縣令拔置諫垣蓋明以言責予臣令天下事悉得直陳無諱其有槩於衷久矣幸際聖明轉圜之會闓澤旁流羣心遐塈海內外顒顒然咸謂太平指日而國運丕昌也微臣揚厲不暇敢伏妄塵天聽哉惟是有君無臣自昔歎之至於今臣節多乖無能佐明主以終堯舜之治為可痛也夫所謂節者非斤斤抱咫尺而不一適於用之謂也良心

具在世道攸關律其身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淡其志
於功名富貴之外一介獨嚴九鼎可任乃足術耳夷
考先正立朝手釆凝峻令人跬步無敢越軼而或偶
聞人言則不討及言者之當否也曰我實望輕以招
侮席藁引退蓋不退不已故一出一處爲世羽儀風
起頑懦勛垂竹帛斯各自完其節而朝廷益尊數年
以來巧宦蠅營真心狼狽小臣姑亡論所號大僚鉅
卿爲天子改容而託重者曷宜繆自凉菲然而視先
正遠矣其有笑駡自由儼然簪紱固爲頑頓之極亦

有居恒雖伏善匿下其身至不敢厲行於平交而甫
經彈射慚忿悉之工簧舌以覆敗端肆詬詈以制羣
吻或詭而昌詞乞勘又詭而堅臥希留此其人可知
矣孔子所爲嚴患失於鄙夫而發隱恥於穀祿也頃
接邸報見兵部尚書蕭大亨力求休致庶幾止足之
義職竊韙之　皇上優禮耆舊曲全晚節當必自出
宸斷遂彼素心不令其復滋多口者獨計珠池實幷
之爲滇粤患匪朝夕故矣　皇上下詔封閉加與覔
始即古投珠抵璧何以尚茲斯蓋出阽危而袵席之

誠大惠也昔武烈稱兢不獨其郄貢懷遠之爲兢兢
飛廉惡來輩並日而殛故百姓用寧而垂拱以治今
督兩廣撫滇雲爲　皇上子惠元元者非戴燿陳用
賓乎滇粵之間大寇雖殲諸蠻叢孽非所爲塵宵旰
而號難馴者乎戴燿以鍾鳴漏盡之年爲全身保家
之計往事不敢掇矣近且膽落於中消之覺察而膠
漆日深心折於三司之解和而彈壓無主百粵之民
奚賴焉至滇中孤懸天末夷夏雜處即得廉明果毅
之臣正已率屬猶懼不能丕彰威德立起瘡痍

賓貪功冒賞括衆肥資計典既逃瀟志肆濫夫民間側目撇遷猶曰道路哭耳毋逼𠁼貞而謫運者之蹤至也曰此夫豈以是爲百年殉身之而累累若是吾老矣倘執手相訣亦子情也用賓雖曾具疏乞終然蔣時閉門人人納賄此豈陳情者所爲蓋絕裾之意多僞矯之計熟不知有母安知有君欲粃白乃心戮力王室必不得之數矣國家於若輩豈有愛焉而俾建牙一方魚肉靡爛於無窮也如 皇上投珠抵璧之政何盡穢聲久著民怨叢生信無如此兩臣者治

去太甚庶足惕眞心於不死挽頽俗於將墜卽有稍
稍不檢者必將悚志三尺漸歸於正臣等亦得相安
於無言而不然者憑城營窟將操勝於盈援衆指濫
觴益潰坊於破瓶轉相窺瞷摹倣靡窮世道人心江
河日下豈不深可慮哉故臣特以臣節一語激發其
本心之良令之自艾自奮以希蹤先哲仰聖政而代
有終耳伏願
皇上翅然遠覽斷然必行如兩臣者
亟賜罷斥顯示明旨於天下惟在篤意愛民力淸仕
路其有踵習前獘不難以身爲的者容臣等白簡從

事逐鷹鸇而遠之則廉恥道倡人心兢勸所爲稗
新政而貽萬年不拔之業將在是矣

主上新政日隆臣下積弊未革疏

蕭淳 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聞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是一體之義君與臣共成之者也而君曰克艱臣曰不易是交儆之道君與臣分任之者也乃詩稱百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則所以責備於臣者爲尤重焉邇自我
皇上深宮久攝內外大小臣工雖佇望太平然無不以袞闕之難補圜轉之無月爲謝過地茲者天啓
宸衷發德音下明詔曠然與天下更始則諸臣日所

藉口爲掣肘者一旦悉得之於　皇上而其於小是
靖共正直之義可不知所以自盡乎臣曩待選都門
數年於茲竊見我　皇上自靜攝以來默運之主宰
操自深居雖無旁落之漸制馭之綱紀隳於積習每
多偷怠之愆臣感時觸事有概於中久矣謹以其得
於聞見切於時事者條爲五欵冐昧具陳願　皇上
試埀聽焉一曰勵廉恥以風世俗臣聞世道之壞則
人心爲之故廟廊有公道事士大夫有廉恥心兩者
固相爲維持然公道在廟廊之主持或有時格而不

行廉恥在士大夫之祿任宜畢世守而勿失乃近者士大夫至有託公道之不能行而輕去其廉恥心者則世道幾何不從此壞哉大臣以傴僂周密爲謙光曲收違道之譽小臣以奔走倚托爲能事多犯非公之謂升轉不計俸資遷改不從衆望失之者資口舌以騰議得之者逞顏色以驕人初猶以倖得爲難久之物而暫嘗之今且以倖得者之徼惠於多援而攘袂先之矣初猶以虧負爲受憐之具而姑就之今且以虧負者之終棄於寡黨而掉臂去之矣尚遍醜固

寡廉鮮耻釋今不挽後將何極臣愚以爲宜敎大臣以端敎小臣以静聞望宜採而必求其實資俸宜定而不狥其情必使天下士大夫曉然知廉耻之心原不因時勢爲存亡而寧見罪於時人毋得罪於清議則人心一正世道可挽而登之淳熙矣二曰明是非以息爭端臣聞是非之數如白黑白計一二非難辨也是非定而後功罪明功罪明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趨向審所係固不重哉乃近者是非之實多淆而賞罰之典遂紊此其獘不在是非之難明而在是

是非非者之有所怯而不敢任曬而不忍割耳小臣乏和衷之風而一語相激遂成必報之讎大臣避衆射之地而兩質相當竟多調停之術強者與弱者爭則故抑弱者覆盆何以見天強者與強者爭則並許強者首鼠何以歸一意在留所愛而懼素嫉所愛者之挾擬為談資也則兩存之矣意在去所憎而懼素附所憎者之畜以為釁端也則兩擯之矣聚訟者不難瞋目語難持衡者惟在笑臉求平　臣愚以為宜敕大臣以任敕小臣以和以公論付之天下惴惴何為

以至恊乎人心啾啾自息必使天下士大夫曉然知
是非之公原不以強弱爲假借寧處弱而履是毋得
強而蹈非則公道一明朝紳可羣而進之恊恭矣
三曰禁私揭以杜報復竊照內外臣工六年有察三
年有覲內則有科道以司糾彈外則有撫按以行舉
劾耳目極密聞見極眞信足憑也乃近來有不由科
道開訪撫按造報而私揭中傷之者造無根之謗則
善類多重足之危納有隙之諫則強徒施反噬之計
臣非謂撫按科道必能周知天下之情僞而置銓衡

于拱手也但以耳目之寄宜確不宜多黜陟之典欲
當不欲刻矧朝覲届期外察在邇臣默以為凡遇計
吏一以部院科道撫按所開為主而一切私揭置而
不問勿因鄉里親族之造言而入人以不可解之罪
勿信權要嫉妬之浮說而使人有不能白之寃勿風
聞帷薄曖昧而遂玷其室家勿摘舉細微鄙褻而遂
畧其大節庶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進
退允協而忠厚亦存矣四曰酌籤選以存大體竊照
銓曹之職在程量人才而器使之或以身言書判據

見在爲公案或以文章政事揆物望爲權衡未有舉
至重至要之典止付之一籤者盖籤選之設凡以絕
吏書之那移雜流之鑽刺倘亦變結繩爲書契不得
已而用之未爲非是乃近者則陽以抽籤示公陰以
坐籤徇私以竹片爲至爵誠若古聖知人之難並籤
法又失眞重非昔人坊世之意愚以爲自知縣以
上宜憑部選先論道路之遠近以省津送之勞次論
人地之相宜以求職業之舉其自知縣以下凡州縣
佐貳雜職等官流品旣多奸弊易滋仍宜抽籤以公

選法照依原派省分各地各為一榜發以應得職銜
之行共為一筒倩手援取報名書記庶澄敘既當而
鑽求亦棄矣丑日議開納以清仕路竊照賣官鬻爵
盛世聽談豈進貲取志士不屑乃朝廷有難已之役
勢必借資於富民諸生有難致之身情愿借途於輸
助開納亦自有必不可廢者近因河工一例加至運
倂銓曹業已疏罷各官堅欲舉行大夫崇洪遂爾濫
觴然此固為名器惜也他如丞尉之流皆有民社之
寄以數金為璧馬巧施假道之謀以百姓為外府肆

行盈虧之計有納止百餘金而俸則六七十金者以子母權之官家亦甚拙矣臣愚以爲凡遇大工開納除監儒吏承等類照舊外宜另設一清散之職以待貲郎而稍優之體厚加其值量給以常俸三分之一敕所在有司不得無故窘之富室子弟數奇制科業精柔翰思得一官以圖結局者則雖所輸甚費所得甚約未有不樂趨之者也且其無多俸祿則不必限之以員不當事任則不必需之以次無礙銓選則不必時開而時止官階別設一局永作招徠輸貲別貯

一所專供支用其一切刑名錢穀之官雖小必慎蠹
宜停止庶工役有賴而銓法亦正矣以上數欵皆臣
目擊其艱心知其獘所爲旰夕扼腕而不平者今幸
遇我　皇上聖政一新天人胥悅不於止輦之日亟
爲補牘之謀非臣之生平所自誓也然臣聞法之立
也非上之人操之以必然之畫則朝更暮易必至廢
閣而不行非上之人主之以無我之心則甲可乙否
率多齟齬而不合總之玩愒矜戾所從來矣伏乞勑
下部院酌議如果臣言不謬俯加採擇施行其一切

委細搜弊有臣愚條議未及者更望皇上戒諭羣
工務在各竭乃心永肩一志興利必盡其術除害必
絕其根不必自簡之及而始僅僅塞其故事漫然應
故具文斯臣之所惓惓於今日者也

撫按責任至重交代之例當嚴正郎印務攸關

出差大非政體疏

翁憲祥吏科右給事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

臣惟人臣所不容越者明例所不容曠者職守柬於例域於職誼難自遂不意邇來縱弛成習臣子率意任情日甚一日弗可止也有如藩臬大吏每每無端擅離地方弁髦法紀屢經條議申明有犯定當嚴治無容復贅乃臣竊又有扼腕者御史職司風紀彈壓一方察吏安民不可暫缺舊例巡方之使必新舊交

代方始出境近年以來往往未代輒行初猶以爲駭
聞既遂習爲故事目今各差滿正多得無復有踵而
行者乎國家之事總於六曹分於各署署有正郎職
專印務于係匪輕舊例惟刑部十三司郎中五年一
差審錄蓋以欽恤大典特重其事其他更不聞有正
郎差者近來此典不甚依舊恤刑多屬王政乃見各
部正郎每借別差紛紛四出郎一年之內指不勝屈
矣得無遂相沿而不改乎各處撫臣封疆寄重交代
之例開載會典尤極森嚴數十年間尚幸遵守而近

忽有江西巡撫許弘綱之事見任廣西巡撫楊芳又疏請免代矣得無此例復將決裂乎夫按差不相接則中間曠缺之日誰與資彈壓而肅紀綱部司無掌印則雖有代署之官亦免多推諉而滋玩縱撫臣倏起徑歸之例則將來相繼自由孰為捍封疆而備緩急此皆今日澈風太宜振刷無得因循遷就者而說者每曲為解曰往時按差一年二代今台使如晨星矣按差瓜期再更不獲代矣孑身勞瘁弛擔無時即有不代而去須從寬宥也故雖間以一題參聊以塞白

而從無顯罰往時郎署俸及即轉今推轉久滯矣部
郎俸踰數載不得調矣典官林守河清難俟即無出
差之例須與通融也故有一陳乞堂官漫不主持必
唯唯聽從往時督撫遇缺即補今簡用甚難矣先後
遭艱如撫臣王象乾等候輒一二年久矣方寸已亂
進退觸藩若許弘綱之遽歸亦或有懲於往事急不
暇擇也萬一重原其情猶可及於寬政而無爲奇責
總之近年事體惟風憲之人陞除太壅是以各官所
處均有不得已之情是以部院持議常有不盡之法

然而法亡一以情奪寃將情勝而法亡江河之趨流而不返國家又何所憑以制馭臣下震肅人心乎此其關係良非細故胡可動云姑息不早隄防也臣竊謂臣子業委質朝廷身非已有矣居官者縱值萬分苦情而有明例在有職守在無可柰何只須苦一身以守朝廷之法持論者縱各官有萬分苦情而繩以明例責以職守何說之辭只須借一人以存朝廷之法大臣以為自今以後按臣有不候代者必當參治也正郎之乞差者必當禁止也見在擅離任之撫臣必不

可不議懲而乞免代之撫臣必不可不嚴諭也惟在
天語叮嚀亟下部院計[illegible]振飭庶於法紀重有裨焉
乃臣區區朴忠又有所願於 皇上者尤望速飭部
院屢請舉行考選之典以充台省員缺俾各差更替
有人命部郎挨俸陞轉原非異擢每疏必賜允行使
各部司屬不至意氣消靡希圖苟且息肩隳廢部事
自今江西撫臣業經會推乞即點用俾勉期蒞任以
重封疆此後撫臣員缺必隨推隨點毋使奄奄俟代
稱不堪也則大小臣工益無得藉口以求自便者蓋

不靳授人以官乃可令人人各勤於官不使臣下有
不申之情正以使朝廷無不行之法也　皇上英明
天縱第在轉移閒夫何難哉　臣　待罪該科感事激衷
冒昧陳瀆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